

盗墓之王

法老墓 步步惊魂 阿房宫 步步杀机
和《鬼吹灯》《盗墓笔记》《传古奇术》
一样好看的盗墓小说



飞天 /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I247.5/1297

: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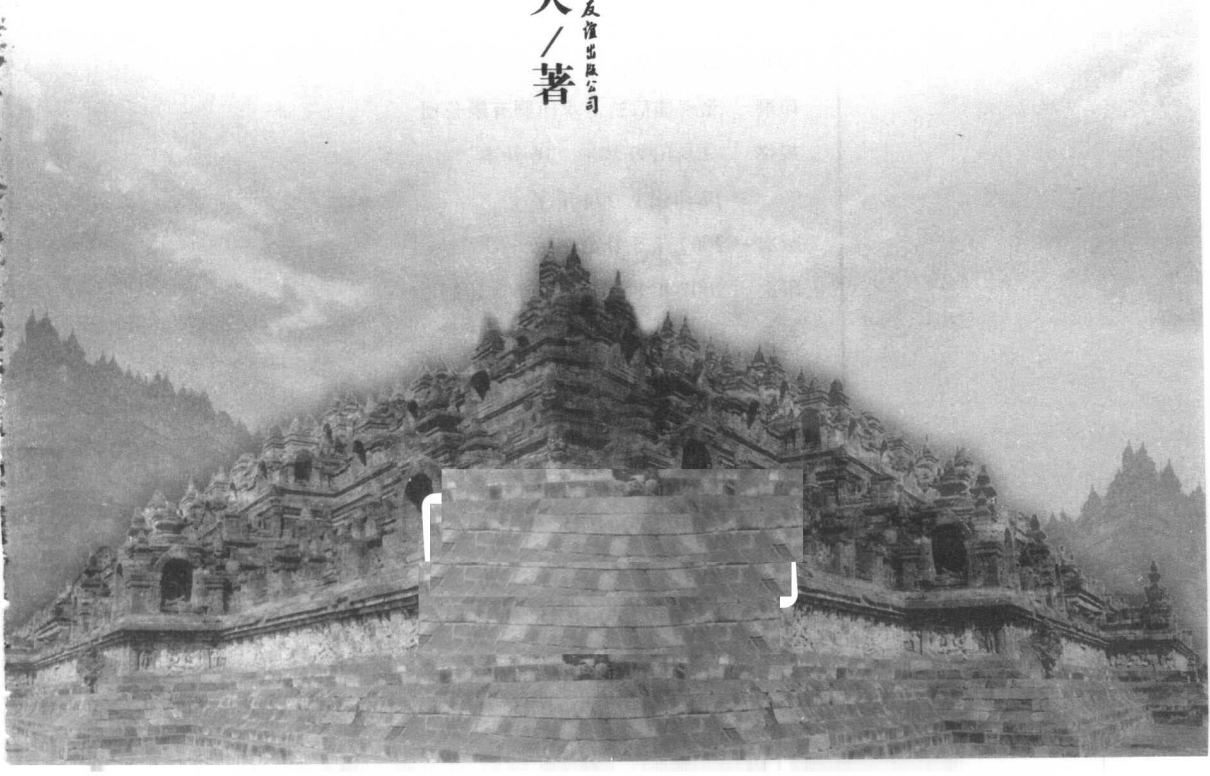
2007

海基王



飞
天 /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盗墓之王 5/飞天著.—北京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

2007.8

ISBN 978-7-5057-2370-2

I. 盗… II. 飞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13247 号

书名	盗墓之王 5
著者	飞 天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10×100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274 千字
版次	2007 年 8 月第 1 版
印次	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2370-2
定价	26.8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
盗墓之王

伍

目

录

第三卷 海底神墓

第一部 尖锋相对

- 第一章 幽篁水郡 / 2
- 第二章 千年之外的历史 / 11
- 第三章 神枪会当家人 / 20
- 第四章 单刀赴会 / 29
- 第五章 笑傲江湖 / 37
- 第六章 剑拔弩张,山雨欲来 / 46
- 第七章 双龙会 / 55
- 第八章 一百七十四颗超级炸弹,千军辟易 / 64
- 第九章 别离 / 73
- 第十章 突如其来的车祸 / 82

第二部 古寺冥夜

- 第一章 来自五角大楼的最新消息 / 92
- 第二章 萧可冷的身世 / 101
- 第三章 鼠疫再次出现 / 109
- 第四章 杨柳岸晓风残月 / 118
- 第五章 獠牙魔的齿痕 / 127
- 第六章 冥想堂外,无声对决 / 135
- 第七章 怪屋下的怪井 / 144
- 第八章 十五亿美金的勒索案 / 153



盗墓之王

伍

目

录

第九章 屠龙刀,勒索者 / 162

第十章 轻度危机部队 / 171

第三部 风林火山

第一章 盗墓之王杨天到此 / 182

第二章 邵家祖训 / 190

第三章 “红旗”小燕,牙神流十圣 / 198

第四章 再见重生者 / 207

第五章 以退为进 / 216

第六章 第二座阿房宫真的存在吗? / 225

第七章 瑞茜卡的真实身份 / 234

第八章 黑银戒指 / 24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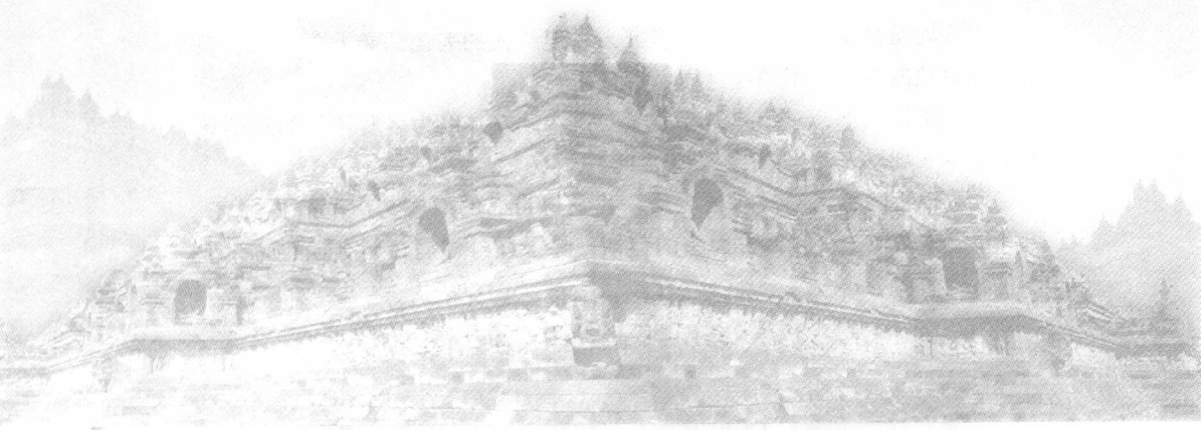
第九章 日出计划 / 252

第十章 藏经阁上的暗袭 / 260





第一部 尖鋒相對



第一章

幽篁水郡

“住手——”鹰刀大叫，飞奔过来，但藤迦的身法比他更快，在我大叫的同时，已经凌空跃出水亭，横跨十几米，一掌拍在我颈后，把我全身激流贲张的血脉全部压制住。

“不要妄动，小心急怒攻心、走火入魔。”藤迦深沉的低语带着无穷无尽的柔情，掌心里涌出一股温暖的热流，由我的脖颈一直传递到头顶“玉枕”、“百会”两处穴道，暖洋洋的十分受用。

鹰刀横掌切中我手腕的时候，我已经松开了手指，大人物踉跄着落地，幸好被鹰刀扶住。

这一轮变化，以我的歇斯底里举动而告结束，如果不是藤迦及时出手解救，只怕我在激动万状的情况下还要吃鹰刀的暗亏。

“不会的……不会的……不会的……”我喃喃自语，一阵头晕目眩袭来，胸口气血翻滚的感觉更加激烈。

大人物虽然贵为日本皇室的当家人，但给人的表面印象非常谦和，只是不知道他的内心是不是也这样彬彬有礼。

鹰刀重新退下，对我的失态很不以为然，或许以为名震埃及的江湖高手不应该表现得如此失败吧。

天旋地转的感觉慢慢退去之后，我觉得自己的肩膀与后背痛得厉害，仿佛负重太久的人一旦卸去肩头的包袱，除了浑身疼痛，还有强烈的头重



脚轻之感。

“我好多了，谢谢。”一想到藤迦的“鉴真弟子、千年亡灵”身份，我立刻挺直身子，离开了她的手掌，并且觉得后颈上阴风阵阵，不寒而栗。

“风，请进水亭里说话吧。”藤迦伸手相邀，对大人物却始终不假辞色。

我虚弱地点点头，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，举步维艰。

“喂，风，关于‘鲛人双肺’的故事，想听的话随时给我电话。”大人物笑起来，这只是运用纯熟的一句场面话，在日本，想随便给他打电话几乎是天方夜谭。

他只向前迈了半步，藤迦的灰色僧袍蓦地随风飘飞起来，冷漠地摇了摇头，向那些竹竿上刻着的小字一指，根本不屑开口。记得谷野神芝说过，藤迦是大人物与女忍者所生的后代，如果真的有血缘关系，她怎么能对大人物如此冷淡鄙薄？

大人物宽容地笑了笑：“藤迦，我知道整个竹院都被你下了咒语禁制，根本不想进去，但关于‘海底神墓’的入口，这次请一定给我一个圆满的答案，拜托了。”他的双脚始终不越过竹林的界限一步，似乎对这些随随便便刻在竹竿上的小字非常忌惮。

毫无疑问，他之所以百忙之中滞留枫割寺，为的是“亡灵之塔”下的秘密，而不是无意义的参禅修道。

“我不会告诉你的，死心吧。”藤迦挥了挥袖子，扬起脸，不留余地地拒绝了他。

大人物忽然皱起了眉，抬手握着自己脖颈上的金牌，有些困惑地问：“你的思想变化了很多，怎么？是中了什么人的蛊惑吗？咱们明明有言在先，还有当年我跟天象……的盟约，你去埃及之前不是已经……”

他连连地瞟着我，语意含混，像是藏着很多不想被外人听到的秘密。

内息急促运转四五次之后，我的思想已经冷静下来，虽然仍装着倦怠无比的样子，听力和思考能力早就全部恢复。

盟约？大人物跟忍者门派的盟约吗？藤迦到底是不是他的后代——藤迦的行事方式和精神状态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从埃及时的飞扬嚣张、到苏醒后的冷漠干练、再到现在的低调沉郁，简直是换了个人一样。

“盟约的事，只是你跟天象十兵卫的私人恩怨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来烦我不如去‘冥想堂’请教谷野神秀好了，他不也曾是皇室的铁血精英，

并且是帝国最伟大的军人之一？好了，有什么消息，我自然会让神壁大师通知你——”

藤迦的态度极其不合情理，作为日本人，她绝对不可能以这种冷冰冰的口气跟大人物对话，毕竟日本国民的尊卑制度非常严格，下级对上级、平民对皇室都是百分之百服从的奴才态度。

“你、你、你、你……”大人物突然语塞，脸色骤变，抬手指向藤迦。

这才是他的本来面目，微翘的嘴唇正中露出白森森的门牙，双眼瞪圆，不断地放射着凛凛的寒光。

我跟藤迦一起跨过竹门，脚下竟然又是竹桥，一直延伸向中间的水亭。那座水亭是被无数生长在溪流里的竹子承托起来的，竹墙之内没有一块实地，全部是竹根和脉脉的流水。

寒气与潮气扑面而来，很难让人理解，在这种“绝境”里参悟禅道岂不是对僧人身体的最大戕害。这种庭院格局，正合了周易阴上阴下的“坤”卦，只利小人，不利君子，周遭是水，孤穷绝境。

“藤迦，如果你一意孤行地想要反悔，想想盟约上的毒誓吧——不是威胁你，我大日本皇室绝不会做那种赶尽杀绝的事，但你最好想清楚，忍者背叛了主人所受的一百零五种惨刑……我再给你三天时间！每个人的耐心都是有限的……”

大人物叫起来，字字句句都带着阴森森的威胁。

竹门再次闭合，但他的话却仍旧寒风利箭一样直透进来：“日本皇室的所有成员，都愿意贡献出自己的一滴血，用来惩戒叛逆者，哪怕是最小的刚出生的婴儿。”

我没听懂他说的这些话，一直向前走进五米见方的水亭，看到中间竹榻上放着一架紫黑色的古琴，旁边的竹制香炉里还点着三支快要燃尽的檀香。一阵风吹过来，鼻子里满满的都是竹叶、竹枝的清香。从脚下的竹排地板缝隙里望出去，四五尾半米长的红色鲤鱼正悠闲地绕行在竹根间隙里。

“三天？谷野神秀为了参悟这秘密，用了三年都没能得窥门径。你以为我是谁，天上的神仙吗？”藤迦倒背着双手，凝视着满院的流水，声音怅惘。

水亭里只有竹榻和一只小小的竹椅，我没看到那块铁牌的下落，不禁一愣。



“风，恭喜你顺利返回，这种成就已经超越了所有人，包括我的恩师。你的事迹完全可以写成千古流传的经典文字，与日本人的历史记载一起永远流传下去。”

我仍在怀疑藤迦与大人物刚刚说过的话，他们之间，似乎存在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，令人费解。

藤迦向着左侧的水面缓缓伸出右掌，五指张开，凌空一抓。水波哗啦一声分开，水底铺砌着的五颜六色的鹅卵石也紧随着翻开，露出竖向插着的那块黑色的金属牌子，嗖地弹起来，水淋漓地跃进了藤迦手里。

我忍不住低声赞叹：“好厉害的‘控鹤功、擒龙手’！”

在埃及时，我没看到藤迦施展过武功，等她苏醒之后，也只是看到她受枫割寺众僧膜拜，没有其他更神奇的表现，但现在看来，她的武功完全是一流江湖高手的水准。

只有几秒钟时间，牌子上的水珠便完全滴落，透过地板落回水里。牌子上仿佛涂了某种特殊油脂似的，根本不留水渍。

千真万确，这就是我跟关宝铃脱险后带回来的东西，上面“后羿射日”的镂空图案以及那些古里古怪的小孔历历在目。

“我师父鉴真大师毕生都在寻找‘日神之怒’，他为之的不是金银珠宝、浮名利禄，而是天下百姓、黎民苍生的生命。以我们当时的智慧，并不明白‘日神之怒’来自何处，只冠之以‘羿射九日后的残片’的名字。他曾说过，那块宝石总有一天能达到煮沸海水的地步，毁灭我们立足的每一寸土地。”

我苦笑着不住点头，如果一千多年前的高僧能认识到这一点，的确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。

“藤迦小姐，就算鉴真大师能找到‘日神之怒’，以他的能力，有什么办法可以毁掉它呢？不会像某位愚蠢的非洲科学家那样，用引灌海水的方式来熄灭岩浆爆发，结果造成超过一万平方公里面积的人畜全部死亡吧？”

我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段恐怖的惨剧发生在一九〇〇年前后，非洲科摩罗群岛的卡尔塔拉火山喷发时，一位半巫医半科学家的土著领袖导演了这场开玩笑式的闹剧。日本列岛的分布结构，与科摩罗群岛相似，幸好鉴真大师没能得手，否则今天的地球版图上，恐怕就没有这个太平洋岛国的存在了。

“师父说过，除非找到‘天命之匙’，否则没有人能制伏灼热跃动的

‘日神之怒’。《碧落黄泉经》里曾这样形象地描述过它：‘一灯如豆、八面水晶、严丝合缝、不得外泄’。它安静时像一盏小油灯的火头，一旦爆发，却具备照彻天地、无与伦比的能量。”

藤迦说到这里忽然叹了口气：“风，这种描述，是不是让你第一时间就想到核爆炸与核武器的特性？”

我紧了紧衣领，不知如何回答。

藤迦忽然仰面长叹，略带茫然地问：“什么是‘天命之匙’？既然‘日神之怒’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力量，又是谁把它封印起来，放入大海深处的古墓里？”

问题一个接着一个，与之相比，藤迦为什么昏迷、为什么苏醒，都变得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地球人的未来到底怎么样？会不会躲过未来的灾难——核武器是目前地球上最无法掌控的恐怖力量，人类以疯狂的热情研发这种未知能量，犹如在刀尖上跳舞，随时都有被通体贯穿的危险。

“日神之怒”和此前的“月神之眼”都带着核武器的影子，但我相信，随着对它们的神秘特性的进一步揭示，其爆发威力将会令全球的核大国同时汗颜得无地自容。

“师父想什么，我们做弟子的都不懂，包括他的六次东渡，不顾一切地要到北海道来。直到我们渡海成功，并且发现了这口寒潭之后，师父突然欣喜若狂，火速令我们十大弟子搭建茅屋草舍，在此定居。”

她此时是盘膝坐在竹榻上的，向南面抬了抬下巴示意“寒潭”指的就是“通灵之井”。

我连续吐出几口闷气，在藤迦冗长的叙述中，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困惑，但我能迅速想到一点：“藤迦小姐，是不是鉴真大师知道‘日神之怒’在积蓄能量沉入海底时，大量吸收了水分子的热量，才造成了‘通灵之井’这样的寒冷特性？”

对于宇宙天体的“黑洞理论”，我大学时的导师曾经有过深入的研究，并且著书立说。

“日神之怒”以其微小的体积，蕴含巨大的能量，必定会具备极其强烈的自身核心引力，可以近似看作一个物理体积相对微小的黑洞，当它的特质和体积变化时，对外界环境的温度将产生难以预料的巨大影响。

藤迦苦笑起来：“是这样的，但弟子们谁都想不通这个道理，大家只懂得水会遇热蒸腾、遇冷结冰，却无法理解寒潭下埋藏着至阳至热的‘日

神之怒’。”

物理学的发展日新月异，唐朝人甚至不明白地球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尘，当然也就不懂所谓的“黑洞理论”了。

“师父、十大弟子、我，总共十二人，每人都拿到一本《碧落黄泉经》，日夜翻阅参悟。师父始终相信，人的灵气将会与宝石的灵气得到沟通，得到进入水底的捷径。”

我渐渐无语，只能悒郁地听着这段陈旧之极的历史。

陡然间，藤迦身前飘落了四五根长发，全都是灰白色的，干枯卷曲，被她随手握住。

“十大弟子中，悟性最高的是二师兄空渡，十五日之内，便感受到了来自宝石的召唤力，就在寒潭之下无穷深处。四十天内，连悟性最愚钝的我，都得到了那种感应——在某个空旷的大殿里，到处都充溢着宝石发出的红色光芒。我仿佛要被它吸引过去一样，最终依附它，融化在红光里……”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看藤迦把那些灰发缓缓在掌心里揉搓着，接着又有一绺灰发落下，恰好跌在琴弦上。我惊悚地向她头上看，柔顺的黑发已经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黑白斑驳的头发，并且枯干无比。

“你的头发怎么了？”我隐隐约约猜到发生了什么，当人苦苦思考某个难题，进入物我两忘境界的时候，殚精竭虑，就会发生这种头发变异的现象。

“没什么，只是思虑过度而已，我接着往下说——十大弟子一入师父门下，就接受了严格的潜水训练，三百六十五天从不间断。到那时我才知道，师父对于‘日神之怒’的下落早就有了感应，知道它是沉落在大海里的。”

“佛门弟子戒酒、戒好色、戒荤腥、戒贪嗔痴念，但决定下水的前五天，师父却令十位师兄全部下山尽情破戒玩乐，兴尽而返。最后一晚，师父在寒潭前燃起篝火，命我们围在篝火边对天发誓，就算拼尽性命，也要找到‘日神之怒’的下落。”

天色暗下来，竹门外一直有人走来走去的声音，应该就是徘徊不去的大人物。

在日本国内，忍者的咒语禁制，其威慑力相当于苗疆蛊术在中国南方的地位，门道千奇百怪，但闯破禁制的下场却是同样悲惨。

或许此刻藤迦根本不是藤迦，而是那个灵魂被拘禁于蝉蜕里的佛门女弟子，只是借藤迦的身体与我对话而已。

关于鉴真东渡的故事，曾被编入中日两国的小学生教科书里，但从来没有学术研究者深入剖析过他固执东渡的原因，这段陈年旧史终于从藤迦嘴里曝光出来了。历史只是历史，就算大智慧、大执著如鉴真那样的佛门高僧，都无法阻止得了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。

又是一绺头发滑落，藤迦触目惊心地停止了叙述，双掌一搓，掌心里的灰白头发全部化为簌簌落下的粉末。

“人总是要死的，包括灵魂也会有灰飞烟灭的时候。风，当我看到这块牌子时，终于明白我执著存在于蝉蜕中的意义了——”

冷冷的风毫不怜惜地将那些头发的粉末一扫而空，桥下有受惊了的鲤鱼“噗啦啦”一声翻出水面，溅起一长串水花、几百道涟漪，打破了“幽篁水郡”的沉寂。

亭子四面的水势并不深，被这条大鱼惊动的几百条红色锦鲤倏地从石缝里、竹根后面闪出来，像一条骤然飞舞的绸带，绕着亭子惊慌失措地游动着。

竹、亭、琴、鱼似乎都有深意，包括竹墙内诡异不定的风向、水面上时有时无的氤氲雾气。

牌子来自深海，连我都不清楚它怎么可能渗透玻璃地面进入那个奇怪的空间，她又知道什么？在藤迦的回忆里，每说一段都叫我更错愕一层，到了最后，除了静听和苦笑，我实在没有更恰当的反应了。

“我是钥匙、《碧落黄泉经》是钥匙、这牌子也是钥匙，此前所有人所做的一切寻找‘日神之怒’的努力，也全都是钥匙，只是为在最合适的时刻、让最合适的人选在最合适的角度打开最合适的入口——我之所以千年魂魄不散而孤独踟蹰地存在，就是为了破解这牌子上描绘着的秘密。”

当她向“亡灵之塔”那个方向困惑地望着的时候，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她眼底写着的无奈。

“钥匙？我不懂你的意思。请接着说，鉴真大师以及十大弟子在寒潭里发现了什么？为什么只有你的灵魂能千年不死，而不是他们？”

我真怕她说出“你就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”这句话，水火无情，我希望自己将要经历的是“冒险”而不是“送死”，真正伟大的人物毕生应该遵循的行事原则，应该是“不怕死”而不是“不知死”。

“无知者无畏”这句话说得再正确不过了，经历过一次深海恐惧之后，我想任何人在下水之前都会先掂量掂量自己的水平。

“他们？都消失了，既不见生还，也不见浮尸。寒潭仿佛是一张死神张开的大嘴，从大师兄开始，一个一个地把十大弟子全部吞噬了进去，不留痕迹。”

这件惨事已经是一千年之前的历史，但从藤迦嘴里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来，仍然让我有些头皮发麻，后背发凉。

鱼群又一次被惊动了，倏地散开，池子里像骤然炸开了一朵巨大的红色礼花。

“它们，饿了。”藤迦说了莫名其妙的一句话。

大群的锦鲤，每条体长只有二十厘米左右，跟亭子下面那几条大鱼相比，年龄只怕要差四五年不少。

我知道她心里还有很多话要说，也希望自己是最合适的听众，至于鱼饿不饿有什么关系？

“出来吧，再偷听二十年，你都不会顿悟的，做这些无用功干什么？”藤迦又开口，转头向着亭外的竹桥。

我感觉到了杀气，一种强大的无坚不摧的杀气，混合着精钢刀刃与血腥气的味道。

有一个穿着黑色潜水衣的人无声地从桥下游了出来，双腿一屈一伸，上半身已经露出水面，黑色面罩下光芒熠熠的双眼在我身上连扫了几次，冷冰冰地开口：“什么是顿悟？那不过是老和尚们骗人的鬼话！人活着可以吃饭、睡觉、享乐、风光，一刀劈下去，头身两段，一了百了，那才是顿悟，而且是彻底的顿悟，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她是一个女人，声音还算动听。

“你走吧！我不想节外生枝，只想跟风先生静静地聊几句。”藤迦挥挥手，脸色平静。

嗖的一声，黑衣人身子一卷，已经从水里跃到竹桥上，右臂反手握住肩膀上的刀柄，又是一阵冷笑：“我要那块铁牌，还要知道它上面的秘密。”

她穿的并非是军方或者民用的正规橡胶潜水衣，而是江湖上的水贼海寇们常用的鲨鱼皮水靠，一旦离开水面，几分钟时间内身上的水珠就会自动滚落，不留痕迹。

铁牌是我的，只有我才能决定它的归属权，但无论如何都不会丢给这个从水下钻出来的黑衣人。

藤迦的脸色依旧平静，看着杀气腾腾的黑衣人：“你听不懂我的话吗？我说要跟风先生单独聊。”

铁牌就靠在竹榻旁边，黑衣人迅速逼近，手一直搭在刀柄上，引而不发，气势惊人。我的心情受大人物说的“鲛人”事件影响，刚才忽视了桥下的异常状况。

“太不自量力了——”藤迦低声叹息着，也就在她头上再次有灰发飘落的时候，黑衣人猝然拔刀，带着一圈动人心魄的虹影，切向藤迦双腿。这只是虚招，她的裤管里倏地射出一条黑色的五爪钢索，刷的一声钩在那块铁牌的镂空处，一发即收，铁牌便落入了她的手里。

黑衣人的武功的确诡异高明，但她得手后还没来得及大笑，藤迦便如影随形地追了出去。只有半秒钟时间，铁牌又回到了竹榻前的位置，分毫不差，但黑衣人已经踉跄着向后倒退，武士刀也无力地垂落在腿边。

藤迦的武功之高，绝对出乎我的预料，与在埃及沙漠时相比，简直是脱胎换骨了一般。



第二章

千年之外的历史

“咳咳、咳咳……噗——”黑衣人强自忍耐，但到了最后仍旧忍不住转脸吐出一大口鲜血，飞溅在水面上，引得锦鲤们迅速游过来，追逐着水面上渐渐晕开的血丝。

“你几百次偷窥我，我都可以原谅你，从不追究，可我必须得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和谷野，枫割寺一代一代流传下来，并不是为了某个掌权人物的私利而存在。佛性仁厚，佛性即是人性，既然入了佛门，就不要再把从前的杀气带进来。关于‘日神之怒’，有了头绪，我自然会誊写资料给他。”

其实，她一进一退两次起落，半空中不断地有灰发飘落着。头发的突变，正是预示着她身体某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“我斗不过你，可你不要忘了自己也属于‘天忍联盟’的人，有责任向谷野盟主汇报一切，不得私藏秘密。”黑衣人抹去了嘴角的血迹，眼睛里忽然闪出幸灾乐祸的光芒。

藤迦轻轻摇头：“你到底要我说什么才肯离开？”

暮色正渐渐昏暝，我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她，给这个黑衣人打断了这么久，真是叫人心急。

“别急，我这就走，我这就走……”黑衣人步步后退，忽地弯腰缩颈，身子嗖地就地旋转，鱼跃出去，无声地钻入水中，与成群的锦鲤混在一

起，转眼便失去了踪迹。但她临走前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点东西——四只飞旋激荡的七星镖“铮铮铮铮”破空而来。

七星镖钉进了藤迦侧面的一根竹竿里，发出四声闷响，一秒钟的时间，那根翠绿的竹竿就变得浑身漆黑一片，可见镖上淬着剧毒。

“她是什么人？”

藤迦忽然低声咳嗽起来：“这个问题不重要，她走了，我们可以继续——”

她把牌子平铺在竹榻上，伸手抚摸着那些星星点点的细小圆孔，略微沉思，像是在考虑如何向我开口。

古人遇到知音之后，往往秉烛夜游、通宵达旦地饮酒长谈，我跟藤迦之间当然没有这么深厚的交情，更何况外面还有个大人物在等待监视着，一刻不得清静。

水面上的雾气渐渐加重，我能感觉到四周环境的温度正在逐渐降低。亭子里并没有油灯或者蜡烛，或许再过半个小时，我们就要完全陷在黑暗中中了。

“风，把手给我，我会让你看到——”

我受了催眠一样，慢慢伸出双手让她握住。

“放松……放松，听我的心跳……感受它，感受它带给你的一切。”

忽然之间，四面任何潮气、寒气都感知不到了，只觉得藤迦的手无比温暖，暖意一直循着我的双臂上升，到达胸口，形成了一个柔和的气团。

“看到了吗？所有未解的秘密都在那里。师父当年传达给我的思想，现在我会全部传给你。我等待很久了，从不散的魂魄到龟缩在蝉蜕里的生涯，然后借忍者的身体降临到这个世界，只是为了等你。”

我想出声反驳，但眼前忽然出现了一大堆熊熊跳跃的篝火，隔得那么近，那些诡异翻滚的火蛇似乎随时都能钻入我七窍中来。

“师父说过，‘一切皆是定数，即便是风翻云起的变数，也是定数中早就预先写好的轨迹’。人的思想总是被无数层原始积累的隔膜覆盖住，通过尽心竭力的参悟，每破解一层，便找回一层前生的记忆。风，现在你面前的，不是觊觎‘月神之眼’的军方高手、不是枫割寺里执掌大权的公主，而只是千年之外鉴真大师座下卑微万分的女弟子。师父和十大弟子都跃入寒泉，但却留我卑微地活着，只是为了揭示所有定数里的秘密……”

那团火倏地扑面而来，灼痛难当，我猛地气运丹田，双腕一抖，想要